

短篇小說組第二名

林瑞宏

5461生

台灣苗栗人

美國喬治亞學院後勤管理碩士

現職／

航發中心技士

作品名稱／
失蹤



失蹤

短篇小說組第二名 林瑞宏

* 小弟又失蹤了。

* 這一次和上一次一樣，一點徵兆也沒有。

兩個禮拜沒回家的我，在近乎兩小時車程的悶熱煎熬下，既不得熟睡，又異常困倦；下了高速公路，又等了久久市公車；不知誰多拉的鈴，下車前還莫名其妙叫司機先生臭罵一頓，因此，初抵家門時，心情本就不好。當噓了口氣，按了門鈴，覺得總算到家了，可以好好休息一陣時，媽前來應門的臉，卻凝重得厲害。我沒好氣地叫道：

「怎麼一回來臉就臭臭的，好像很不高興的樣子！」

媽未辯解，只憂戚地說：

「豐子又不……不見了，……才說著，聲音便抖了起來，近乎是嗚咽了。

「怎麼又這樣呢？……」他媽的！好好地幹嘛又不見了？我煩悶地看了眼手錶——已經七點半了。

「爸爸呢？有沒有去找？」我的語氣不由地重了起來，聲音也怨怪地抬高了。

「找過了，沒找到。」媽驚惶地向大廳偏閃了下頭，對我使了個眼色，噓著聲說，「不要這麼大聲，爸現在在裡面

看電視。」

看電視！就知道在看電視！他什麼時候關心過他兒子！

*

據媽的描述：

早上才過五點，天方亮，小弟便起床刷牙洗臉了。說什麼六點前要趕到工廠加早班，這陣子工作緊。

只見他匆忙著好衣服，肥梆子鼓得脹脹地圍圍端動幾下，便跟踉蹌蹌地牽了車子出了大門。臨行前，爸還特別塞給他兩百塊，叮囑他經過車站時，別忘了買兩個包子，半早上工作餓了可以吃。

他起動了車子，瘦瘦地指了個便當，不太穩地，要到外頭賺錢去了。媽也在心底喃喃唸起阿彌陀佛，祈佑小弟平安。

目送他走遠了，看不見了，媽才進到屋裡，像完成每天例行的一件事，也開始了每天例行的擔心與等待。

下午五點十五分，原本該回到家的豐子，並沒有按時回來。敏感的媽，開始生起了恐懼。

她強耐著性子多等了十分鐘後，才向爸表達了她的憂心。起初，爸怪媽窮緊張，沒事找事煩，但過了會，可能是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對勁了，才撐著臉皮，打電話到工廠去。

結果，更令人驚訝的是：老闆竟說豐子中午領了錢就下班了。

母子連心，莫怪媽這麼肯定地覺得小弟又失蹤了。當然，我們寧可相信：這不是真的。但，已經八點了。沒有電話，沒有蹤影，沒有任何訊息。難道，難道這還會不是真的？

*

我懂小弟為什麼又要失蹤，是不是錢花光了不敢回家？是不是有了失蹤的前科，嚐過逃家的滋味，興起，再玩一次？丟一次臉已經夠了，還要全家怎樣為難？還是，還是他突然有了主見，要出去拓展自己的生活？

媽則擔心小弟被搶或被綁票了，深怕有個三長兩短；或怕喝了酒騎摩托車摔了，沒人搭理；或怕在外面踴躍晚了，不敢回家，傻傻地在街頭晃蕩；或怕……

爸則一臉冷漠，像他早料準了兒子有了錢就不回家了；像他的自尊不容許他顯露半點為孩子操心的焦急；像小弟不是他生的，不是他教的，他沒這樣的小孩；像是別人的事，與他無關；或者他根本就死心了，覺得操心只有氣白頭髮，白養這小孩了。

*

在我心裡，小弟仍是未長大的小弟。停在我記憶中的他，始終是八歲的他，始終是胖嘟嘟、頑皮搗蛋的他。

我和豐子相隔五歲，也就是說，滯留在我心中、我認識、我熟習的他，是我國小六年級時的他。

我國三時，他才小學四年級；我高二時，他方小學要畢業；我當完兵出外工作半年後，他仍只有小學的學歷。

或許對豐子僅存著他八歲、或八歲前的記憶，主要是因為他自入小學以後，即成為我向別人介紹我的家時的真摯。

就同自來學以來，我即因家境清苦而自卑一樣，雖然功課好，仍常要因父親職業的填寫，困擾不已。我已經二十六歲，算算我的小弟也該有二十一歲了。按他的年紀，是一個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成人了。但是當有人說不可再將他視為小弟弟來溺愛、來保護、來原諒他一切過錯時，我卻很生氣地為他還小、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，而辯護。

別人，別人是不會懂的。

去年八月八日，他送給爸一個「失蹤」的禮物；今年父親節過了，在大鬧鬼門關的農曆七月裡，他又不見了。該怎麼說呢？論年齡，他的確是個大人了；可是，不管怎樣，他仍是我了解、長不大的小小弟弟。因為，我總覺得欠著他。

* 除了父母把我們生得不公平那種永恆的虧欠之外，還有別的、說不清楚的欠疚。有一次我帶他到電影院，原要陪他看場電影的，但因著沒什麼片子，又不願掃他的興，便還是替他買了票，要他自個進去。

小弟知我要拋下他，臉上露出了哀求，身體也顫抖起來。但他只噙噙霍了下半唇，終究沒說出口來。

我問他可記得怎麼回家、怎麼搭車？他悲愁地點了點頭、抓抓腦袋，依舊沒吐出一個字。

我狠心地推他往收票口走去，並後退一步望著他危顫顫地伸票給小姐。

小姐修著指甲沒抬眼看他。他不知所措地躊躇了會，便要走進去。不料小姐尖聲一喝，嚇得小弟跌跌撞撞，差點沒

栽倒。

這一切我都在眼裡。我一個箭步跳了過去，滿臉燒紅，憤怒得和小弟的羞赧一個顏色。我大罵：

「妳這是什麼態度！」

小姐莫名其妙地翻著眼珠說：

「我只是要撕他的票而已呀！」

看她一臉無辜，我突地覺得：是不是我太擔心小弟受到傷害，因此反應過度地將別人的無心，視為瞧不起他的侮辱，心虛地勃然大怒起來？

這是不是顯明了我先沒把小弟當正常人看，因此也把有這麼一個弟弟沒什麼光彩的不悅，一口氣出在倒楣的撕票小姐身上？

唉！我真像怕被觸到刺痛的人，隨時為了保護自己、掩飾自己，充滿了攻擊性。

小姐沒頭沒腦被我訓了一頓；我則被自己這麼脆弱的自卑，嚇了一跳，也感到輕看小弟的自慚。

我知道我這麼憤怒是因為他是我兄弟，我不能忍受別人不尊重他；但正因為憤怒太過，我也因耿耿於懷小弟的不靈活，而心理變得平衡了。

原來，我是這麼瞧不起我的小弟的。

*
在張小燕嘍哩呱啦的聲音暫停的廣告時間裡，我拉開滑動的紗門，踱到左邊有個半圓小魚池、右邊搭個狗寮的院子裡。

銀色的鐵門虛扣，在亮刺刺的燈下，外頭的世界更形黑暗，彷彿與門內的天地，完全隔絕了。我自欄杆間隙向外張望，只見斜前方路口的街燈幽微中，有成群蚊蚋漫無目的地飛飛撞撞，毫無結果地忙碌著。

久久，久久，沒有拋來機車自大馬路爬上來的聲音；卻有爸爸不小心迷出但又即刻抑止的笑，短短，短短地從客廳傳來。我回過頭，黑黑豎尖了耳朵，我不知道該向燈火通明的客廳瞪視，還是嘆息。

黑黑今天格外沈默，我七點多回來的時候，他只懶洋洋地翻了眼皮，尾巴動都不動，似乎也因籠罩在小主人走失的愁慘氣氛中，失去了生氣。唯有魚池裡橙紅、花白的魚兒，依舊悠悠哉哉地在沁涼的世界裡，棲戲覓食。

這麼晚了，院子裡仍僅僅停輛爸爸的摩托車。小弟那輛五十二C的小紅車，不知是在哪兒停著，還是在哪邊跑著？

*
哥在桃園，正好值班，要星期晚上才能回來。怕影響工作，媽還沒通知他小弟不見的消息。

我終於知道在外島服役時，為什麼爸媽不讓我曉得小弟失蹤的事，那時還在知道後無理取鬧地覺得爸媽沒把我當是家中的一份子，連關心小弟的權利也剝奪了。

現在想起來，告訴了又能如何呢？只會造成無謂的憂擾罷了。他們只肯在真相大白的时候，叫我僅承擔不好的結果所可能造成的打擊，而不願讓我像他們一般長期處在小弟可能沒有明天的懸念與恐懼中。

望著爸爸的摩托車，我開始自責自己一點用都沒有。這麼大把年紀了，竟然連摩托車都不會騎，要不就不用等哥回來才能出外找尋了。

當初我不在，有哥可以開了車四處張羅、探問，家裡多個人就多份力量；現在我在家，卻只能待在家裡，多個人，多張臭臉。

說得好聽，我太愛惜自己的生命了，既然爸媽把他們的好，都自私地全給了我，我就當好好保護自己，避免任何危險的東西落在身上；說得難聽，我簡直是貪生怕死的懦夫，別說騎車、開車，甚至在亮綠燈時我都還不敢過馬路。

爸不願再出去找，媽也被爸罵得啞了聲不敢再哀求別處看看，我則站在院子裡生自己的氣。

*
我不曉得爸爸怎麼忍心閒窩在家裡，甚至可以因電視裡逗趣的演出，忘了心事地哈哈大笑？

是不是親情不是真的？是不是憂鬱與擔心總不長久？是不是人本就不爲了哀哀怨怨而活下來的，因此，當一個人不全力爲責任、爲別人的眼光逼自己鑽牛角尖時，樂觀的天性便趁虛而入，佔據不願苦的心靈，而須臾忘了傷痛與不安？縱或只有短短的一瞬間，也當爲那忘懷的笑，內疚久久的。

小弟是我們三兄弟中，唯一遺傳了爸的雙眼皮的孩子，也是家裡唯一僅講爸爸客話的人。既是么兒，孩提時代，更是與爸最沒距離的一個。是什麼時候，才沒黏在爸的屁股後的？是什麼時候，他倆才形同陌路的？

我高中即離家在外，自那以後，再沒長期待在家裡；大哥國中畢業即出外謀生、幫忙家計，也鮮少回家；媽和爸經年累月生活在一起，更難自朝夕相處中察覺父子疏離的原因——就同媽在我回家時每每問起：你看爸的魚有沒有長大？天天看著反而感覺不出來。

或許就連爸、就連小弟也搞不清楚為什麼吧！是不是要嘔氣嘔得像仇人一樣，才能表達親人間言說不清的情況呢？還是小弟三天兩頭酗酒、撒謊、與人鬥毆，傷了爸的心，叫爸失望到了極點，才不理他的呢？

*

除了上回失蹤外，小弟從未遠離過家。

自小學畢業後，他就被囚束在家裡，不得外出。

小弟的成長與我和大哥脫了節。正因沒有哥哥保護的緣故，一些壞孩子便肆無忌憚地利用他、欺侮他。他們絕不知道小弟最後的歌唱，便在國小畢業前。自那以後，家裡靜得似沒這個人，只多了雙暗影中驚惶的眼睛。

從一個傻呼呼、樂呼呼的小孩，變成再沒笑容的鬱鬱青年，誰該負這個責任？

沒讓他讀國中，便是由於那陣子，他成天不是被小混混打得鼻青臉腫，就是講不聽老是偷拿櫃子裡的鈔票。問他為什麼，誰唆使的，他都不肯說，打都打得父母心寒了，還嘴硬不肯透露什麼。最後，眼睛幾乎被戳瞎了，真正怕了，才供出那批人如何要挾他拿錢出來，否則揍扁他、要他好看的事實。

於是，爸認為與其叫他上國中替家裡惹麻煩、替自己添痛苦，不如先管束在家裡，避開與那些同年齡同學的接觸，隔一年以後再復學。誰知道這一聊擱，便再沒機會回到學校去了。因為爸以為既然讀書不適，何必花那麼三年、花那麼些冤枉錢，耗在學校沒事幹呢？卻沒有問小弟的意願。

沒讀國中，固然對小弟造成很大的打擊，但我所意識到小弟悲劇的開始，卻早在他入小學前一年。

那一天，老師家庭訪問，在抱了抱小弟、與媽寒暄出來，老師愛心地告訴我：小弟的眼睛不靈活，將來可能不是很聰明。誰知竟如所料。

那時我只覺得不可能。我想不靈活的眼睛可能才是最懂得沈思的眼睛，小時候人家不也看我胖嘟嘟、目光呆滯，認為我除了吃外該什麼都不會——因為他們不知機伶不見得要表現出來，半瓶水才要呱呱響。但這卻在他八歲那年，很不幸地被證明了。那些孩子也便看準了他笨笨的這一點，吃定了他。從此，他再快樂不起來了。

小時候，他簡單的腦子會希望將來當總統；他說小哥哥國小、國中全校第一名的成績一定是作弊抄來的；他覺得他比媽懂得多，媽是土包子。他還有夢想、還有自大。但如今，童年的影子全不見了，只有過份的自卑，只有陰沈的臉，只有含混的聲音，只有不健康的身體。

他甚至身體糟得不能當兵。

* 八個月前當媽告訴我小弟已通知要體檢時，我才驚覺小弟已經這麼大了。

在我們村裡，凡少壯男子都要當了兵，才算是成熟的男人。若是論及婚嫁，如果男子未曾服役，可能就會讓人懷疑是否這男子身體上有什麼問題，才沒能當兵的。

我一方面希望小弟體檢合格，光光榮榮盡義務，一方面卻又暗自祈願小弟還是不過的好，深怕他即是那種想不開而持槍殺了長官又自殺的人——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理智了解還有其他種種解決問題的方式。

我既希望他和正常人一般，接受成人養成訓練的洗禮，走出長久以來封閉的空間，學習與人相處，挺立在陽光下；又擔心在軍中的大熔爐裡，人的素質好壞參差不齊，怕又要重演當年的惡夢，重被利用、被傷害。

但，小弟終究要長大、要獨立，如果不靠自己去突破困境，去學習生存，他一輩子走不出陰影，一輩子踏不入人群。然而，這個世界，對他，像弱肉強食的叢林，每個人都當他獵物環伺著，隨時準備一下子把他撲倒吃了，比對待身邊的寵物還不如。

也不知該替他高興，還是該為他覺得難過，他單單體重便不合格。加上一腿長一腿短，口齒不清，有輕微的疝氣，連報效國家的機會都沒有。可是不可否認的，我的確鬆了口氣，至少短時間內不用為他擔心了。

但，這又像自欺欺人了。現在不想，將來還是要想；現在不面對，將來還是要面對。以他的狀況，他能否要妻生子？以他的條件，是否只得選程度跟他一樣的人結婚？這樣情形下生的小孩，會是另一個可憐的小弟？他有沒有能力撫養小孩？父母會老的，我和哥會老的，那時誰來照顧他們呢？難道要成爲下一代的負擔？小弟也是不會願意的。

小弟真像我想像的那麼糟嗎？他能工作，他能養活自己，他需要的可能只是家人對他的信任、對他的肯定，以及不追究過往的寬恕吧！給他一個機會吧！給他一個表現自己、完完全全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吧！相信他能決定自己的未來！但是過了今晚，他還有未來嗎？

* 樓上、樓下的鐘各敲十下後，臉色鐵青、自言自語數落個沒完的父親，終於上樓睡覺去了，留下我和媽守在客廳等候小弟回來。

電視方關，有一種突來的寂靜在熄了燈的大廳迴盪。或許，或許小弟早躲在門外不遠的陰暗裡，只等著燈燈後摸黑回來，就裝沒什麼事情發生過。

夜已漸深，窗外的燈火也一盞一盞地熄滅了，但是，虛掩的大門外，仍沒有傳來躡手躡腳牽動車子的聲音。

我彷彿看到街燈下快速閃動的輪子，沒有方向地在定死的迴圈中，反覆來回；我彷彿看到困倦的軀體，在恐懼、無助中，下意識揮打招惹人的蚊子，有那種撲了空、白使勁的氣憤；我彷彿看到深難見底的崖下，孱瘦地躺著一具屍體，紅色的小車斜飛一邊；我彷彿看到煙霧繚繞的暗室裡，一根針筒顫抖地尋著血管，一撮白粉，抽地一下，吸入鼻腔；我彷彿看到人機鼎沸的電玩店裡，一隻枯瘦的手，沒停息地投著硬幣，一張鬼魅的臉，在紅藍的光影中閃滅、剝蝕；我彷彿

佛看到低矮的違章建築裡，蹲匍著四肢捆綁的小弟，手脚脚踝處有著紫癢；我又彷彿見到小弟在風中馳騁的樣子，手中握著瓶青綠的飲料，像在慶賀自己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天空；我彷彿見到爸抱頭悔恨、媽哭乾了眼睛，小弟的幽靈在旁竊笑的景象；我彷彿看到……。

*
兩週前，爸也是這時候睡的。

那晚小弟並沒在週末派結束後即刻躲入自己的房間，只靜靜待在客廳，像等著什麼。

在替我倒茶時，我瞥到他僵硬的手肘外側有一片未清洗乾淨的灰土色。

「洗澡沒看到是不是？怎麼髒髒的樣子？」

我邊說邊傾身向前指了一下，空氣中似有酒類醇過的酸味。這一指，才知道灰土色上面還有紅褐的斑點，以及隱隱的油光。我隨即抓高另一隻手，才發現也有好一片傷。於是我喚媽來看，小弟馬上怪我多事地皺起了眉頭。

小弟是不是要等全家都睡了，才悄悄敷藥？是不是因為受傷表示他飲酒不節制，叫爸知道了會斷絕掉他可以騎車自由來去、不需爸臉色難看地送他上下班的一點主權，而更使他少了項足以顯示他並不那麼笨拙、已成熟、不需家人操心的證明？如此一來，是不是他的信心又要受到打擊，而變得什麼都不會的低能了？

我雖然知道騎車之於小弟的意義，但我仍十分擔心。我不知道他怎能駕馭一部車比駕馭自己走路來得穩當？或許年輕就是不考慮太多、充滿信心、不在乎什麼地去衝撞、去嚐試吧！不過我並不反對他騎車。一則表現不求爸的骨氣，二則不用像我、像媽要依賴爸，生活的空間才有較寬廣的變換。說穿了，爸用媽學不會騎車、不能學騎車，來綁住媽的生活範圍；我則被太珍愛自己的生命，太被「好死不如歹活」的信念給鉗制了。而小弟的企圖叛離父親、家庭，開始有自己活自己生命的思想，開始懂得為自我，突破一層層以保護為衣的障礙，開始要刷新別人眼中的偏見，從某方面看來，是我所樂見的。因為，小弟的騎車，代表一種獨立、一種進步——雖然他還沒有駕照。

小弟的傷不只是擦傷，還有碰著排氣管所造成的燙傷。因而在皮表的焦紅下，滲著一層薄油，淡淡地散出一股有機物被煎燒、泡水的熟腐味。只要稍一屈伸手臂，就會有瞬間的呻吟搶出緊閉的口，還會有電極般的抽搐，不肯聽命於意志力的抑制，無所造飾地反射出來。

媽找來棉花、雙氧水、浸泡米酒的鐵拳頭，及一疊衛生紙，讓我替小弟清洗傷口。雙氧水輕鬆地冒著白沫，小弟艱辛地逼回即將奪眶而出的眼淚，我強忍著那直嗆鼻目的味道，媽則騰開光線立在一旁，心疼地用滿滿的愛喃喃著。

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與小弟竟然如此親近，存在心底的陌生顛慄，抖動了數傷的手；小弟則釋放了對疼痛的掩飾，用恭敬的感情輕聲地哀叫起來。

我還是責備了他酗酒招來的罪受。但這責備又有什麼用呢？小弟的行為，不正導源於爸爸錯誤的榜樣？

爸年輕時說不會抽菸、喝酒，不會賺錢；後來眼睛受傷了，沒人請工作了，再沒賺錢，只會抽菸、喝酒。小弟自認他賺了這麼多錢，就當喝那麼多酒、抽那麼多菸；難不成自己賺錢，卻沒有花的權利？同在工廠工作的同事，還教他又

不是單燈子，幹嘛工作那麼認真？可以賺食就行了，賺多了給誰花？由於爸既沒工作又要管他的錢，而且還一天到晚以酒澆愁、大發脾氣，小弟的心裡，更產生了不平。

我記得自上國中開始，爸便再沒固定職業、固定收入。可以說，父親的壯年，在身心殘敗之後，皆為體會菸、酒的無益，虛擲了。是不是小弟也要用一輩子人生效法老爸，做一個對自己、對家庭不負責的無用之人呢？對他而言，菸、酒浮面的刺激，即是生活最大的享受。而抽菸、喝酒，似也代表了他已長大，父母再不能管他、控制他了。

大一時，我曾沉溺於酒的迷醉中，因為我以為可以借酒忘了自己的出身，可以傾吐心中的愁悶，可是我永遠記得自己不是孤兒，我永遠無法攤白對父親的怨尤、無法抹卻對家境貧寒的卑怯——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這事實，絕不步上爸的後塵，倨傲地與遺傳上怠懶、墮落、自暴自棄的傾向，抗爭到底。

小弟一喝酒就放聲哭鬧，他單純的心有久積的不平與委屈。或許發洩會使他的心舒服些，可是神智清醒後，世界沒變好，反倒要為自己的失態，困窘久久。

*

小弟總陰著臉，一副哭喪的樣子。

或許由於他的臉長、鼻子長，加上兩隻大而哀傷的眼睛，總叫人看了不舒服。

他不大說話，沒人曉得他到底想什麼、鬱鬱什麼。心情不好時若碰到他，就會沒什麼好氣，彷彿欠著他什麼似的。不知情的人一定以為他所以不開朗、所以糾結著眉毛，一定是家人錯待他了，要不然就是小小年紀便承受了什麼沈重的打擊，使得他無法稍一釋懷憂傷，綻放一絲笑容。

有一回媽拿了張相片給他看，問他喜不喜歡自己那種泫然欲泣、看起來很倒楣的樣子？

小弟扭絞著手指，眼睛火熱地盯著地面，直著脖子說：

「我本來要笑的呀！可是爸說沒事笑什麼笑，笑起來跟瘋子一樣。」

我和媽聽了同聲嘆了口氣，撇開臉，努下嘴，又好氣又好笑地搖了搖頭。

氣的是爸竟跟小弟講這種話，也不知道這話對他的影響有多大；笑的是小弟竟對爸的話這麼認真，非要用拉長的臉，抿鐵的嘴，表達那種愛恨交加的情感不可，並且還得憋著得久久，若再沒人問起，就，就不再笑了。

想到這兒，我不禁笑了。這笑，也像爸看忘了電視的笑，剛才迸出，隨即在夜的凝重中消逝。

小弟小的時候有幾個綽號，譬如「番仔」——因為他眼睛很大，眼凹很深，看起來很像山道人；譬如「矮仔哪」——因為他矮矮胖胖，屁股翘翘，跑起路來頓重搖擺；譬如「垃圾仔」——因為他不衛生，喜歡挖鼻孔，吃東西不洗手，時常一臉花貓。這些逗人疼愛的綽號已隨年歲的遷移匿失了蹤跡，就同小弟的歡笑也在不知不覺間不見了一樣，再無法回到從前、重拾過去。

小弟似與愁眉不展，訂下終生契約。縱使他吐白了父親對他摺下的心結，但他似難再自慘澹的過去解脫開來，走出自己的途程。

他並不是生就一副衰相的，難不成他要戴著自己也不喜歡的面具，走完這一生？難道在他的面具之後，有叫別人也痛苦的竊笑？

* 工作半年，自認學歷不足不足以生存下去，下班後，我晚上補習班補工數，準備考研究所。

有天聽到老師精彩地講解到向量的奧秘，我在讚嘆之餘，突的想到小弟。我的小弟，論年紀，已是大學要畢業那麼大的人了，不說他知不知道向量的涵意，只受六年國小教育的他，甚至聽都沒聽過這兩個字；就算看到這簡單的兩個字，對於他，也是沒有意義的符號。

想到小弟不懂向量而難過，不免濫情；想到就算教他，也教不會，卻是一種無奈。

曾經兼過家教，總覺得那些資質不好的孩子，不甘情願地在父母的逼迫下讀他們永遠讀不好的書，非常可憐。而對於小弟，雖然爸媽不會要求他讀書，看起來似要比那些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的父母的孩子幸運些，但他的聰明連爸媽也不會相信靠補習可以補好，他的未來，就更令人憂心了。

而慚愧的，我甚至想都沒想過自己的力量來教他，替他上課。我只用不切實際的感傷，想著小弟的不幸，想著我們家的不幸，想著他令我羞於向人啓齒，想著我天份好的不幸。

小弟曾自覺容易地準備考機車駕照。臨考前，媽笑笑地說：

「你可千萬別像街口那個理髮的，考了五六次還考不過喲！」

小弟生氣地說：

「我才不會像他呢！這麼簡單的東西。」

結果，他果然第一關筆試便沒通過，他這才體悟到真得該認真地看看交通規則。他的確是看了一兩天書，但不久便失去了耐心，幾天之後，壓根兒全家也忘了這件事，他自己也樂得鬆口氣，再懶得翻了。

對他，讀書是極苦的。七、八年前這樣，七、八年後還是這樣。初上小學時，更苦。

那時他成天被老師打，說有這麼優秀的哥哥，怎可能有這麼差的弟弟，每次都最後一名，一定是不用功。後來是媽到學校要老師別再打他了，說他小時候發過高燒，燒壞了，打也沒用，就順其自然吧！小弟優秀小哥的包袱，才解了下來。但是，真的解下來了嗎？

小學成績墊底，又沒讀國中，他對中國文字的理解有多少？經過七、八年未與課本接觸，他還記得多少字？經過二十一年歲月的成長，他的領悟力進步了多少？一串串密密麻麻文字的堆排，能否在他心中形成具體的意義？是我們低估了他的能力，還是他的潛力尚未開發出來？還是永遠開發不出來？

我覺得我是個可惡的賊，狠心地偷走小弟的聰明，卻怎麼也還不去。

或許等他回來後，有空，讓我向他解釋交通規則吧！

或許，或許再沒機會教他了。

*
大概是作著惡夢，外頭的黑黑悶呼嚕了一下；大概是昏迷中憂擾逸出了矜持的意志，樓上傳來爸模糊不清的囁語。我和媽同時向外頭、向樓上張望了下，沈默無語。爸其實是在乎的。

久坐，盤曲的腿失了知覺，我挪移了下，讓血液流通過去，讓痛苦有個喘息的機會。

媽撐著下巴的手垂落下來，頭楞斜著，嘆了口氣。她抬了抬眼，然後無力地倚向椅座的另一側，又嘆了口氣。像想到了什麼，媽倏地立起了身，撥開門，引頭出去。簷燈的亮光，在媽髮梢照出一片銀白。

「我們到後面小學找找看？說不定躲在那兒不敢回來。」媽的聲音透著希望。

我們出了門，低著頭怕鄰人撞見，脚步不敢加快，以免顯出焦急的神色。卻還是碰到了熟人，我們只得說出來散散步，還問了人家好。

校園裡陰暗暗的，有幾處地方有笑鬧聲、有音樂、有摩托車未熄火地響著。喧嘩處，有紅點亮滅；廊上，有人拖著鞋子喃喃自語；隱約幾具人體，則平躺著不知做什麼。

我和媽是這夜生活的不速之客，不知道那邊有什麼人聚著，也不知道那些人在幹什麼勾當。我們想看清楚有否小弟的蹤跡，但又怕侵犯了別人的隱私，因此只好遠遠地喊著：

「豐子在這嗎？」

有人笑，說什麼那裡沒有瘋子。

幾條野狗在黑裡妖魔鬼亮著眼珠，停停探探地跟著我們。牠們一會兒打打鬧鬧跑開了，一會兒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回來了，像伺機要襲擊似的。

我們覺得恐怖，便離開學校走了。

我懷疑小弟一個人在黑裡什麼都不怕嗎？什麼時候開始不怕的呢？

小時候，我只消暗中裝個低沈的嗓音喊道「魔鬼，魔鬼來了！」，就可以將小弟嚇得哭哭啼啼；有時，他若玩迷了魂竅，夜裡，便會在睡夢中尖叫、哭泣。

是什麼讓他克服了害怕，而能忍受黑暗中的哆嗦？是不是以黑暗為保護色，與黑暗相依生，最怕的即是最安全的？還是這個家，已經比黑暗還要可怕了？

媽說臨舍的小孩，平日靜靜的，電視新聞報出來，才知道會殺人、會放火，而且眼睛眨都不眨一下，篤定極了。原來冷酷是靜的另一面，二者是相生的。

小弟是否也像鄰里的乖靜孩子，反叛起來，衝撞起來，會激烈得失去理性，甚至六親不認呢？而他健全、不足的智識，又如何控制暴起的情緒？是不是極端才是唯一的選擇？

我相信小弟再度走失，必有原因，但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想爸媽和哥哥也一定不曉得。或許只有小弟自己知道，但，知道的人即是要找的人；也可能永遠找不到人，永遠找不到答案，永遠沒人知道。或許，連小弟自己也不知道。

小弟是不是在向自己的存在質疑，就像我對我的聰明何用而質疑，就像母親對她的婚姻質疑一樣？用自己的失去、失蹤，替自己的存活定位？

* 其實，會將小弟跟鄰里幹壞事的小孩聯想在一起，多少和上次的失蹤有關。

如果小弟上回失蹤不是自願，是別人對他頸上勒著刀的脅迫，這一次，不會有像狼來了那種擔心之外的不信任與氣憤。會用同等的操心，胡思亂想，會在失蹤這樁事實上，給予小弟出於無辜的全然同情，而不是在焦急之外有不知他又在搞什麼鬼的煩恨。

而今晚，就是糾雜著這種心情，失去了平和的耐心，失去了局外人的可能。而更因為內疚，夜，變得漫無止境，像冗長、不愉快，但又醒不來的夢。

是的，若真要追究責任，幹壞事和莫名其妙失蹤，我這小哥哥都有份。

小時候，我一直擔心自己會作姦犯科，會濫用天份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。在小弟八歲以前，我常常帶他到書局偷小本童話書，偷雜貨店裡低放的乖乖、泡麵，偷摸爸口袋裡的錢，偷摸鄰人的果子，偷扯下抽獎的特大號氣球。長大後，幸得我能杜絕惡習，洗面革心，才從自己名字會被登上報紙社會版的恐懼中，走出來。

而，小弟呢？他沒有幹壞事的本錢，但他卻很容易因為笨拙或者自己也搞不懂的義氣，叫人牽著鼻子走，被人利用，然後無可救藥地惡性循環下去。一旦落入這種圈套，他又不知如何擺脫困境，常被強姦又被拍裸照的女子，總因一點把柄，愈陷愈深，再也走不上正途——除非用激烈的方式，像死，像逃家。

在青春期的年紀裡，我曾三、兩次因和爸頂撞或生媽的氣，離家出走。是不是，當小弟覺得走投無路時，也學了我的壞模樣，選擇了自我消失。只是他的消失是自我眼前消失，還是自地球上消失？消失的目的是為了強調自己的存在，還是只為了結束自己沈重的生命？

或許再追究下去，小弟的失蹤，媽也有份。

很早以前，有一回，除了月考拿了滿分外，不論是寄件比賽或現場寫生，我都得了數項前三名的獎，也都上了報，於是，爸爸應買個鬧鐘給我。那時，爸不太清醒，每每有他通女人的傳聞，因此總忘了對孩子的許諾。

有天晚上，近十二點，我們都睡了，爸醉醺醺回來，手上捉了個小盒子，眉眼間有著得意。媽質問去哪裡，不回來吃晚飯也不說，要不是外頭有野女人，怎麼會忘了妻小。爸想是腦羞成怒，生氣地踢了媽幾腳，重重地把盒子攆向牆壁，攆碎了為人父的驕傲和尊嚴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疼惜地撿拾簇新的鬧鐘碎片，低頭上學去了。從此我鮮少提筆，因為我怕榮譽等於痛苦。

那天放學後，空蕩蕩的家裡只留下一張紙條，媽已不知去向。她說要出去散散心，要我和大哥好好照顧小弟。這一次，便是一個禮拜。

媽回來時，我問這麼痛苦為什麼不自殺呢？媽只說人若要養貓，會先問母貓好不好，會不會偷吃東西，如果血統不

好，小貓也沒人要了。

自那以後，縱使生活的境況再惡劣，我也絕不輕易妥協、輕言決斷生命。可是小弟懂媽的苦心嗎？

*

雖不是壞人，但，小弟的名字，絕不是第一次上報。

去年失蹤時，是否曾登報尋人，我不知道，也不好問媽，怕喚起媽那時急出滿頭白髮的夢魘。事情過去了，媽不願重提，怕提了生氣、傷懷，也怕強調了那件事的嚴重性，讓小弟自覺鑄了滔天大錯，洗也洗不淨。

可是，我又覺得：不提、不談，是會出問題的。會不會因著規避、怕觸著傷口，變成看不見的縱容？會不會變成沈默的鼓勵？會不會成為小弟報復這個家、考驗親情復度最直截的手段？

十數年前，小弟的名字見報，那時他正為著大意的「一把火，驚恐地翻了牆，瑟縮地躲在工地裡，怯怯地閃著大眼睛。而去年失蹤的不應該，今晚失蹤的不應該，是不能再一個人心神不寧地躲著，再不露面，來急死家人的。任何家人還不知道的事情，不會因為藏了身，自己過去的。而事情真象的披露，對始終認為孩子單純的母親，又會是怎樣無法承受打擊呢？

失蹤，這種空空洞洞不知所以的東西，不像一場火燒下來，沒的沒了，毀的毀了，會始終有虛瞞的希望，像再次張開雙眼，人就會回來了；像白日不可置信的夢，不真切，但又如此鮮明，會一呼兒因其他雜事忘記，但又時時惱人地想起。有時像低壓的黑重雲層，隨時有落雨、雷電的可能；有時不痛不癢，不頂重要，像未曾發生——但，又有什麼比親情更重要呢？正因為不覺得真地失去，但又擔心擔心的是已成事實的未知，於是惶惶終日，沒個終了。

那種不安，縱或再投一次尋人啓事，怕也是無從平撫的。

或許再登個尋人，總比海底撈針地四處衝撞，來得有效些；但，亦同醜聞的播散，當事情結束時，倒要花費久久的時間，為別人的關懷解說半天，像安慰別人般，化除他們的憂心，還要假裝若無其事地尷尬好一陣子。

或許明天，或許再過些時候再說吧！或許小弟會令人驚喜地像沒發生過任何事情般回來，這樣，這樣就不用報紙上登些：

「二十一歲，智能不足，身著紅色上衣，黑色長褲，口齒不清，……」等愚蠢的文字了。

但若遲遲沒有消息呢？就當死了嗎？死了也好。不，多可怕的想法！就像媽勸爸別喝酒不聽，詛咒爸死去好了一樣，在爸深夜未歸時，會憂惶不安的。可是，除了無奈與絕望，又能如何呢？要悔恨，還不知該追溯回哪一點來重新來過呢！誰說人生不是一場無法NG的戲呢？

想到了死，小弟悲哀欲哭的臉，便無辜而無言地浮了上來，心就痛。可是這痛是這般普遍無奇，不像專為自己的手足而發的，像只是對人類遭逢困境時存有的同情與憐憫，像因這種泛泛的感情，昇華了心靈，喜悅了心靈，而使痛變得美，變得無恥。差別只在於和自己的姓、自己的名，扯上不得不的關聯；在於不像電影完了，感動、淚水，也有了了結，日子還是可以不受干擾地過下去。

小弟真像暴風雨的汪洋中沒有燈塔指引的一艘破船，四處漂盪；我們家則同快熄滅了熱情的火炬，立在灰茫的岸上，企圖在分不清的海天中，無望乃至於頹蹙地找尋一個沈浮的黑點，只差宣告放棄。只是，失蹤的，哪裡只是小弟而已？

*

我想我已經累了。要一直等，等到小弟回來才歇息的想法，也開始要與疲倦相妥協。

對座的母親已經縮成小小、無助的一團，彷彿就快叫巨大的黑魔吞吃了。

昏迷中，我的腦子夢般擴展、飄飛，然後漫散成空中懸浮的微粒，像報上人像放大的黑點，模模糊糊呈現小弟眼角的悲戚。一張碎裂的臉、一個失佚的過去，則反覆拼湊、重組、躍動，彷如一幅進行中的畫作。時間，也一點一滴回來了。